

平水散文集

张建平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平水散文集

子洲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子洲县作家协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平水散文集 / 张建平编.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13-0846-5

I. ①平…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1237号

书 名	平水散文集
编 者	张建平 拓 毅
责任编辑	姚鸿文 张 鑫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yzbb@163.com E-mail:tbyx802@163.com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迅捷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846-5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墨玉宝砚记

张子良

大理河有奇石，黑色，细腻滋润，琢磨之光洁明净，可以照人，俗称墨玉。

以墨玉为材，传统的工艺品有手镯、佩环、烟嘴、石镜、长命富贵锁和动物吉祥雕，等等。我的母亲心慧手巧，常在冬闲时坐在炕头上雕琢。我们弟兄年幼，围在母亲身边，屏气凝神，看她潜心劳作，等她给我们恩赐。恬淡静默，充满了童稚的想象，那情境至今宛若眼前。

几十年之后，母亲已经作古。我的三弟张子宏承继母亲心志，为我琢磨制作砚台数方，有“水中落月”“鲤鱼扑池”“子跃龙门”“罗汉临池问道”。个个工艺精湛，形制考究，令人瞠目咋舌。一个年近五旬的农民，如此情致如此技能，实属不易。由三弟念及母亲，不由得情绪激动，感慨万千。

墨玉采掘不易。入冬时节，冰封河床。采掘者香火祷告之后，凿冰开洞，于水中踏勘挖取。如若得玉，沉罐入水，连水带玉封罐里。取出埋入地下，两年之后，水干了，玉也就可以见世面了。否则，见风即化，一雕即碎，难以成器。即便是千般想象，都成泡影。至于凿冰洞数眼，尝尽风寒水冷之苦而一玉不得，摇首浩叹，只恨命运不济者，也是数不胜数。

墨玉因了采掘不易，乡人视为珍贵。

墨玉因了雕琢的都是禳灾祈福的吉祥物事，乡人视为神圣。

依常例，墨玉成器，都是男人采掘，女人制作。因此在乡人的心里，墨玉

也是寄情的宝物。

我以贫贱愚顽之躯，混迹文化艺术界，业有小成，难说没有家乡墨玉的庇佑。当年，母亲对我满怀期望，以身手演示，以心灵诱导；而今三弟对我满怀期望，以玉砚鞭策，以亲情督促。我虽然华顶如雪、年过半百，又岂敢懈怠乎！

手把墨玉宝砚，几十年的时光凝聚于尺寸之间，几代人的企盼温暖着我的心胸，我禁不住泪水潸然！

同窗书家陕西省电视台台长王超先生有感于斯，遂题“墨玉宝砚”名之。我作如是小文记之，非广告天下图谋利益，实乃不吐不快耳！

读书的人永远美丽

杜成凡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埃及思想家布里奇斯说：“在人类一切健康的消遣中，读书是最高尚的。”培根说：“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

几十年的读书生涯，我深深感悟到，读书是人生的事业，学习是做人的一种责任。只有把读书看作事业、把学习看作责任的人，才能成为品学兼优的人杰。

读书的人，心明眼亮。守得住心灵这个宁静的港湾，始终视读书为精神的伴侣。

读书的人，心存理想。即使平凡如叶，仍能创造叶的美丽和生活的乐园，把自己引向有花鸟树木、有蓝天白云、有繁星明月的地方。那永不失去的理想，更是生活中的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遐想，一片心境，一点儿安慰，一些希望。

读书的人，心有琴弦。纵然是独自漫步天涯海角，也并不寂寞与孤单。有自由的清风邀约花香和白云做伴，有心而识灵魂，有梦而知远方天空该有的绚丽彩虹。

读书的人，生活情趣高尚，很少叹息灰心，无望惆怅；拥有健康的身体，从容的心态，保持心境的年轻，无畏年华的逝去。因为读书人懂得，与其停留在灰心丧气的苦闷中，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学习，从而解脱身心的困惑，在哲思中让自己更加年轻和愉悦。

读书的人，有充实聪慧的心，宽厚质朴的爱，善解人意的修养，将美丽写在心灵。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高尔基说：“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是气质、精神永葆青春的源泉。读书使人潇洒、富有、快乐、长寿。

读书是生活的美食。读书的人永远美丽。

自身归宿

黄河浪

我喜好读作家作品集的后记胜于作品。如今自己的作品结集了，我却不乐意写后记。矛盾的我常常干些矛盾的行当。

自从诞生了文字，渐渐诞生了作家，同时诞生了痛苦和折磨。正是为了痛苦和折磨，我才矛盾地选择了文学，才矛盾地写这篇后记。

作品应该是作家的骨肉。

我的这些骨肉从我身上脱胎后，一块块出走了，寻找去了。它们出走得怎么样？寻找到了没有？这不是我所顾及的。我主宰不了它们。我也不想主宰它们。因为再丑陋的孩子都有自己一个狭窄的天地，再瘠瘦的羊子也有自己一面贫衰的草坡。但我并不期望它们有一个宽阔的世界和富有的乐园。

它们总是逃不脱埋葬的命运。

圣洁的埋葬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托渺渺苍天之神威，赖茫茫大地之洪福，还得感谢痛苦和折磨，让我把自己曾抛出的骨肉部分纠集起来，给它们一个解体埋葬的良机，并仗义地赐赠一副素俏漂亮的棺材。够体面的！

孤独的自身埋葬，是英勇而悲烈的。解体的自身埋葬，则是英勇十足而悲烈壮阔的。所以应该有一副还算有良心的棺材吧。

埋葬属于它们，也属于我。

既然这是一场群体埋葬，就得有个葬礼仪式，那我此篇后记无疑是葬仪上的悼文了。

安息吧，我的亲生骨肉们。

地狱再见……

忘不了的母亲身形

胡广深

母亲去世已三十多年了，我也到了母亲去世的年龄。但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想念母亲——她那勤劳善良、刚强不屈的性格，为一家人一生操劳不息的辛苦，和用糠菜酿成的乳汁喂我吃了整整七年奶的养育之恩，特别是在大灾年翻山过梁来寻找我的身形。

那是 1948 年的春天，因头一年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庄稼收成不好，第二年春天又干旱少雨，便出现了多年不遇的大饥荒。人饿得讨吃要饭，狼则四处横行。由于生活的贫穷，我们家自制了一条过生日的规矩——父母亲 and 三个姐姐一个弟弟都不过，唯有我则非过不可。本来按家乡的风俗，过生日吃油糕最理想，但我们家很少种麻子，没有油，只有几棵枣树，父亲便利用沟洼地种一点儿软糜子，每年收斗二八升软黄米，过年吃一顿油糕外，母亲将剩下的抬起，再抬一点儿晒干的枣，到 3 月我生日时，蒸着吃一顿软枣糕。但这一年没有一粒软黄米，除母亲抬的一点儿干枣外，空空如也，要给我过生日吃枣糕不可能了。但心疼我的母亲不愿输这口气，不知伤透了多少脑筋想出了一个以假代真的办法。家里还抬了一点儿白黑豆，因有一点儿似软黄米的淡黄色，母亲便决定将白黑豆压成面，与枣蒸在一起，做一顿伪装的枣糕给我过这个生日。但白黑豆很硬，根本黏不在一起，父亲便说做不成。母亲却说她有办法，两天前便将白黑豆用水泡了起来。在我生日那天一早，便满怀信心地将豆子捞出来，催促父亲在碾子上压起来。但

罗下的面却又干又硬，没一点儿黏劲，怎么也揉不到一起，母亲也不得不失望了。就在这时，村长突然来了，走到碾道跟前，稀罕地瞅了半天，好奇地问：“你们这是在压什么呢？”当听说是准备压白黑豆给我吃枣糕过生日时，马上笑了起来：

“白黑豆生棒铁硬，怎能做成糕呢？”马上伸手在碾盘上抓了一把，在手里使劲揉了揉半天，怎么也黏不在一起，就像石灰石子似的散落在碾盘上，说：“你看，一点儿黏劲也没，怎能做成糕呢？”接着便改换口气说：“我今儿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毛主席知道咱陕北去年因战事遭了灾，便在山西动员了好多粮食支援咱，但公家没运输力量，只能让咱自己到山西去背，谁背回来谁吃。我知道你们没吃的了，想让你们去背，只要背回来，困难不是就解决了？”真是天大的喜讯，父母亲当即满口答应了。虽然这顿白黑豆枣糕让一家人哭笑不得，但这一喜讯比我的生日重要得多，父亲当天就到苗家坪我二姐家取了一升高粱渣渣和一块钱，第二天便带了一条口袋和一根背绳上路到山西背粮去了。

父亲一去十几天，不仅没有背回来粮，人也音讯全无。母亲后悔地说：“听说黄河的浪和山一样高，可怕人哩！知道这样不如家里盛着，要死也在一起死。”更严重的是，家里已真的要断顿了。那天早上，母亲突然对我三姐说：“我看，咱盛娃不行了，你到上庄王国兴家给娃赊上个馍馍，真的娃就连一个馍也不值？”三姐很快出门赊馍去了，我却一下子慌了。弟弟刚一岁，平时一个劲在炕上玩儿，怎么今儿一直在炕上悄悄地睡着？我一下跳上了炕，爬在弟弟跟前，只见他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我叫他也没一点儿反应。我一下明白了，母亲给弟弟赊着吃馍馍是因为弟弟就要往死饿了。我一下子害怕了，这么好个弟弟，怎么能叫饿死呢？但却又没有一点儿办法。一会儿，三姐便回来了，双手捂着一个个白格生生的白馍馍，一进门便对母亲说：“我去时，正巧蒸出一锅，我赊了一个就走。看，还冒热气哩！”母亲急忙说：“趁热赶紧给娃喂去。”三姐很快上了炕，把弟弟摇醒，将馍馍掰得一块一块给弟弟嚼着喂。一个馍馍还没吃完，三姐突然高兴地对母亲吼道：“快看，妈，咱盛娃眼睁开了，还笑哩！”但母亲失望地说：“唉，就这一个了，还能一个劲给赊的吃哩？”

开始，我还奇怪母亲怎说这么个话，仔细一想，才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说以后再赊不起白馍馍了，只能赊这一个了。这也是弟弟吃的最后一顿饭，吃了这个馍馍以后他就要往死饿了。我和三姐都很急，母亲比我们更急，看弟弟把馍馍吃了后，哀叹了半天无奈地说：“你爸歪好不回来，一家人就真的这么往死饿呀！”长出了一口气又说：“这几天，我见庄里好多人都砍苜蓿吃哩，咱大峁里那些苜蓿不知被人砍了没，如果能砍回来点儿，该总是点儿吃的……”母亲的话一下刺

激了我。真的，新长的苜蓿嫩嫩的，我们每年春天都要砍地吃，大峁里我又敢去，为啥不砍回来些吃哩？便自告奋勇地说：“真的，砍地吃苜蓿，我就给咱砍去。”说着便跳下炕，提了个藤条筐子，拿了把韭锄，便出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峁里不仅是我们家而且是全村里最远的一块地，要翻三架山过几道塬爬几道五六十度的陡坡才能到，足有十几里路。而且山高沟深，人烟稀少，成了野狼出没和周围几个村子送死娃娃的地方，使人非常害怕。我们家在山顶上有三晌正地，正地下面还有一些零碎的沟洼地。勤劳的父亲便在正地和沟洼地之间的三道一直长野草的干土峁子掏地种了些苜蓿，家里放羊时可砍地喂羊，还可以背到苗家坪集上卖点油盐酱醋钱。我从六七岁刚能上山时就跟着父亲去点籽儿、掏地、送粪、收割，几年来去了无数次。但过去都是跟着父亲去的，我一个人从来没有去过。

这次只有我一个小娃娃，路远不熟，天也很红，还满山卷着老黄风，山上更是没见一个人，更可怕的是这年春天狼特别多。但我不知哪来的劲，心里只记着去砍苜蓿，别的什么也不顾，不仅不怕，而且累也没觉着便到了地里。苜蓿峁子又陡又险，好几十米长，只有一两米宽，四周都是几十米的齐崖，下面则是看不见底的深沟和天窖，人站在上面都头晕眼花，根本不敢向下看，一不小心掉下去，真就是葬身幽谷。因此，以往父亲砍苜蓿时总不让我去，只叫我坐在上面的安全地方看着。这次，我则毫无顾忌，一看见苜蓿一点儿也没被人偷砍，正长得一拃高低，叶叶嫩嫩的，特别地好看，心里更为高兴，连蹦带跳跑进苜蓿地，把筐子放到跟前，拿起韭锄就砍了起来。砍好一把，把上面的泥土和柴草叶子抖掉，整整齐齐放在筐里。不知砍了多少把，也不知砍了多长时间，直把筐子砍满，又用手压了压继续砍。又砍了一阵，猛然听见沟对面山梁上有人喊我，一下没听出是母亲的声音，赶忙掉过头顺声一照，才见是母亲，一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山梁的最远处，正对着我边挥手边喊：“你看啥时光了，还不往回走！快走，别砍了。”我抬头一看，真的，太阳已升到了当天，满山怒吼着黄风，又听见母亲那么焦急，便马上放弃了再砍的主意，一把提起筐子就走。

踏着又干又硬的黄土地，顺山洼爬了几百米，来到沟壑处的山顶上，又绕山梁走了好几百米，终于来到母亲跟前。她照旧穿着那身补满补丁的衣裳，平时整整齐齐的头发变得很凌乱，随着一阵阵黄风不停地飘动着，脸变得很红，满是汗水，在太阳下闪着亮光。鞋和裤腿上沾满了黄土，双手拉着家里那把长把子铁锨，像一座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山梁顶上，两只惊恐的眼死死地盯着我。这便成了我一生中母亲留给我最深最难忘的一次记忆。当时我有种感觉，但由于年

幼，却没有触动感情。直到后来，特别是母亲去世以后，我每当来到这里，便不由自主地流泪。母亲一见我走到跟前，便说：“妈咋死克呀，今你要去砍苜蓿，怎么就答应了？你一去才怕了，怎敢叫你去呢？赶忙拿了把铁锨就往过来跑。”接着问：“你就一满不怕？”来时我真不怕，但听了母亲的话，又看见漫天的老黄风，又想起前不久狼正是在这里的前沟里咬死几只羊时，心里不禁真有点儿后怕，但故意放高声说：“我不怕！”母亲脸上终于显出了一点儿轻松的笑容，又看着我提那一筐子苜蓿，高兴地用手抖了抖说：“哟，长得真好，正好吃了。行了，咱回。”母子俩便相跟着往回走了。

一回到家，几个人一齐动手，很快把苜蓿拣好、洗净，又扎出来，晚上吃了一顿苜蓿禾禾饭。平时母亲和三姐晚上都要做好多的针线，但现在父亲音讯全无，一家人生命不保，实在没有意思，吃过饭又待了一会儿便吹灯睡了。但都心事重重，怎能睡得着呢？只听见不停的翻身声和哀叹声。刚睡了一会儿，院里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母亲赶忙说：“快听，你爸回来了！”三姐马上接着说：“真的是我爸的声音。”说着便跳下炕忙开门去了。母亲赶忙起床点着了灯。啊呀，果然是父亲累得浑身冒着汗，背着满满的一口袋东西，一边往炕上放，一边喊母亲快寻箩筐去。母亲很快从窑里端出箩筐放在石床下面。父亲不顾熬累，马上解开口袋，往箩筐倒起来。啊呀——全是金灿灿的小米，就像金色的瀑布一样太惹人爱了，像座小山似的倒了多半箩筐。母亲都有点儿不敢相信地问：“这全是咱的？”父亲累得坐在炕棱上，边擦汗边说：“啊呀，山西的米可多哩，满满堆了几大窑，去了随便背。我满满装了一口袋，路上做的吃了一些，又顶交了一路店钱，现在口袋不太满了。公家交代得很清，谁背回去就是谁的，全是咱们的了。”母亲听父亲说一早在无定河川里吃了一顿饭再一天没吃饭时，有点心急地说：“你给咱好好歇着，我给咱做饭吃。”马上生灶火，在箩筐里满满挖了一碗米，一会儿就做了一锅香喷喷的小米黏黏饭，一家人放开肚皮吃了一顿。这既成了一顿救命饭，也成了我们家唯一的一顿不同寻常的晚餐。

我们家祖辈种地，父亲一生只种从祖父手里继承来的七垧半山梁地，正常年景只能收三两石粗粮秕谷，作为最贵重的小米顶多也只有三五斗，而且得细水长流地慢慢吃。这次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一家人的性命一下子全得救了。仔细的母亲便用这一口袋小米垫底，与苜蓿和苦菜等调剂着顺利地度过了那场大灾。原来已准备舍弃的弟弟不但长大成人，而且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获得了全新的命运。

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的一次灾荒，也是我很重要的一次经历，使我经

受了一次少有的考验和教育，使我懂得了很多东西，既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也感受到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伟大和救命之恩，更体会到父母的艰难和对自己的爱，从而成了我一生为人处事的重要原则。因此，我很不忍心让其随我变成黄土，而想将其记录下来，转述给家乡人民。

我的父亲

王玉珍

我的父亲王子英，前半生经商，在他的第二故乡周家碛镇，是方圆几十里地既有名气又有信誉的买卖人。后半生从农，在故乡苗家坪镇，当了二十多年农业合作社的会计，是苗家坪公社三十几个大队中数一数二的好会计。不论是经商还是从农，他都是那么倾心、认真。他为人正派，说话有信用，做事干练又沉稳，深受众人的尊重和信任。我很崇拜父亲，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那非常熟练的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声音。

清末年间，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五岁那年失去母亲。本没上学的可能，可是爷爷看他聪明又精灵，就想法托人让他去本村的一家有钱人家的私塾学校去伺候先生。本意是想让他捎带识几个字，懂一些道理。结果他很争气，仅仅两个冬天，那时叫冬书，他长进不小，不仅认识了好多字，还读会不少经书、诗文。十二岁那年，爷爷又托人把他带去几十里路外的周家碛镇上的一家字号里做小伙计。因他勤快好学，品行端正，很受字号里掌柜们的赏识，不几年就被提升为账房里的管账先生。待到父亲有了一些资本，就自个儿单独做起了小本生意——在镇上逢集遇会时摆一个小杂货摊，卖一些棉、布、麻、油盐调料等日用品。后来又在家里安了一个大架织布机，请人做起了织布的营生，以棉花换线线，织成布再卖。父亲的生意虽小，但一直还很兴隆。新中国成立后，成立商务会时，政府依据商行的推举，委任他为商务会的会长。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父亲积极响应

号召，愿将故乡的土地全部加入农业社。再则，年近五十岁的父亲有一种“叶落归根人老归故里”的思想驱动，毅然放弃了他从事几十年的商务，带着全家人于1953年的春天，返回了故乡苗家坪。刚刚成立起的苗家坪农业合作社，不仅很欣然地接纳了我们这户新社员，而且还把合作社会计的重任交给了父亲。

父亲天资聪明，勤奋上进，自学成才，改变了命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娘的娃娃格外勤。”父亲小时候的精灵和勤奋，大概就是应验了古人的这一说法。按理说，七八岁的孩子正是贪玩最淘气的时候。老人们不是说：七岁八岁惹人嫌，猪狗见了还瞅两眼。可是父亲七八岁时早已帮大人干起活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时身高只有一米左右、体重不到五十斤的他还做起非一般孩子能做得了的营生——伺候人。他给先生沏茶端饭，寻长递短，打扫卫生。同时自己悄悄地开始学习，先生教别人的时候他捎带着听，先生休息后，其他学生回家去，他更抓紧时间专心致志地学，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先生。先生看他比别的学生还学得好，很喜欢他，也乐意教他。他不顾其他孩子对他的讥笑或欺负，除了干活，抽空就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就是这样在伺候先生的过程中，为自己以后的前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十二岁，应该是踏入中学阶段的年龄，父亲却离乡背井去了一个好远的举目无亲的地方谋生，开始了又一种伺候人的生活——为字号里的掌柜们提茶壶倒夜壶，铺床叠被，烧水做饭……整天像人家的孩子们玩的风葫芦一样不停地转。总是做在人家的前头，吃在人家的后头。早晨第一个起床的是他，晚上最迟睡觉的还是他。累得有时候干活直打盹，一坐下就做梦。一次失手打碎了掌柜的陶瓷大夜壶，挨了打骂不说，还罚他跪了一个下午。还有一次，烧水烫伤了脚，没敢告诉任何人，自己悄悄忍受着，偷偷地在凉水盆里泡，在雨水潭里浸。他受了委屈伤心时，眼泪只往肚里流，从不向别人表露。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过是个伙计，没理可讲。人们常说：掌柜打烂瓮，上下都有用；伙计打烂蒜钵子，上下挨头子。他也明白，只有自己勤奋努力，有了本事，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尽管那么忙、那样累，他还是分秒必争，努力学习，力求上进。一有空就学打算盘、写毛笔字，把掌柜们用过的旧笔、废纸、烂算盘拿进自己的房间里，深更半夜还在练。还爱借别人的书看，在别人谈论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或者有意义的东西时，他很留意听，把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记下来，慢慢在学习中再搞懂。在别人歇晌午睡时，他却用个盆子和些泥糊糊，拿一把旧锅刷子在院子里石板地上练字。晚上读书常常忘了脱衣服，连身打连身睡上一阵。赶掌柜们起床前，必须把夜壶给倒掉，刷干净。就这样他苦熬苦练好几年，终于熬成了账房里的管账先生。

在账房里，他更有充裕的时间学知识、钻业务，全心全意地为字号里管好财务，深得掌柜们的器重。渐渐地也学会一些经商的门路，时不时地出去进些货呀，推销一些商品，偶尔也和掌柜们探讨一些“生意经”。

父亲独自经商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那时候的他已经是尝过不少酸涩苦辣、经过许多磨炼后较为成熟的一个人。这时候的他已为人之夫、为人之父，是顶天立地的一家之主和掌柜了，他也开始在社会上东奔西闯，广泛结交各方面的生意人。而且算得上是同行里、同等年龄人中的佼佼者。

爷爷常来我们家小住，总是高兴地说：“我这个二儿子争气、有出息。真没想到，我们穷家薄业的几代受苦人家里出了这么个做生意的人。怪不得人常说好苗苗不要科。”真的，他五岁上没娘，十二岁上出了门，没人心疼和关照他一下，全靠自己搏搔得闹下了这么个世事，怎能不叫人稀罕哩！

父亲谦和善良，宽厚待人，做事既认真又富有责任心。

也许是因为身世和过早失去母爱的原因，父亲从小就形成了与人为善、能忍能让的秉性。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好共事，能信任。周家砬镇是子洲县西川上头较大的一个贸易中心，逢集遇会时，镇上的人特别多，常常还有邻近一些县，如米脂、横山、定（边）靖（边）等县的人们来进行物资交流或者是咨询行情。父亲始终没有租赁铺面，一直就是在街上摆个小摊摊做生意，不过还挺红火的，逢集遇会时顾客很多，平时也常有人上门来买东西，这足以说明他的为人和做生意的信誉。他卖东西向来是货真价实，从不给人家高打冒算，秤头和尺寸上总要让人三分。卖布时，量够了尺寸又给顾客让二三分；用秤称东西时，要给人家扬头分量；算钱时，遇上有毛二八分的零头，他决不会要。他常说，宁可自己吃点亏，不能让顾客不高兴。

他很同情穷人。那时，有很多妇女都以纺线换棉花赢利过日子，有些想做这个营生，可是开始买棉花没有资金。父亲知道后很大度地将棉花先支付于她们，让她们慢慢赚下钱再来还这个本。一下子吸引来了很多纺线线的妇女，大大地促进了父亲织布、卖布的生意。还有些乡下人想买东西又没钱，父亲就赊给他们，有的一连赊几次，他都能容忍。时间长了，欠他债的人很多，有的最终都没有还清，父亲也就不了了之。记得有一年腊月里，有一个乡下农民来到我们摊前，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一些钱递给父亲，说想买二斤麻油过年吃糕用。父亲打好后交给那人，可不知怎搞的他一转身，油瓶掉在地上打破了，油自然全流在了地上。那个可怜的农民急得脸煞白，眼睛盯着打破的油瓶，既说不出一句话来又像呆了似的一动也不动。父亲看到这种情景，二话没说，打发我赶快回去找来